

第二十回 孟尚書怒索人命 景夫人喜認義女

卻說劉奎璧見妹子懇求相救，怒氣冲天曰：「我被你害得險喪性命，保了自己無事就是了，怎肯管別人閒事？」說罷，不瞅不睬，竟下樓去了。燕至更加慌張，眼淚汪汪，急回曉雲閣而去。顧太郡即差一名家將，曰：「趁天色尚早，可著兩乘小轎，送那隨嫁二名女婢，回見孟士元報死信，你便押空轎回府。」家將領命上馬，送二婢回去，不表。

且說家人來報曰：「許多水手四處遍撈，並無屍身，甚是辛苦，特來領賞。」奎璧曰：「你可取銀，照人給銀二兩賞他。」家將去發賞。劉奎璧來到新房，見合？筵席尚在，歎曰：「今日只道紅鸞照命，怎知卻是白虎臨門！」吩咐把席撤去，免得見物傷情，遂回書房安歇，又恐孟家滿門前來吵鬧，心中納悶，不表。

且說劉家家人押了二婢來到孟府下馬，同二婢上前來見把門人，曰：「奉我家老太郡之命，特送二婢回來交還，你可帶入內去，見你老爺。」把守大門人疑曰：「為何不待我家小姐歸寧帶回，如何趕急即遣回家？」家將曰：「可問你的女婢，便知委曲。」言訖，即上馬回府。把門人引了二婢進內，孟士元夫妻、父子和蘇大娘正在後堂議論，蘇映雪此去與劉公子必是相得，忽見二婢回來，各吃一驚。孟士元忙問曰：「你為何趕急回來？」二婢曰：「不好了，我家蘇姑娘嫁到劉府，已死得身屍無蹤了。」蘇大娘忙問曰：「這是何故？細細說來。」女婢就把辱罵行刺，投水打撈屍無蹤說明。孟士元夫妻、父子、媳婦，俱各吃一大驚，流下眼淚。蘇大娘驚得遍身發戰，淚如泉湧。孟嘉齡勸曰：「令媛身死，有光孟府名節，我等自當服侍你終身，養老送終，何必悲傷。」蘇大娘泣曰：「多蒙主人厚恩，不致流離失所，但妾命甚苦。小姐是我乳養，如親生女兒，如今身屍無存，叫我想不痛心也。」孟士元亦泣曰：「令媛有此良緣，為何怨恨，舉刀行刺？真是令人不解。」方氏曰：「蘇姑娘有義，根這劉賊暗害姑娘逃避無蹤，故欲行刺殺。公婆來早乘此報怨，速往劉家吵索人命雪恨。」夫人曰：「明是女兒行刺不成，懼罪投水。我是誠實成性，怎能索討人命？」孟嘉齡曰：「母親若往，反露破綻，不如勿去為妙；只好爹爹同孩兒前去吵鬧可矣。」孟士元曰：「說得是。」一家哭泣蘇映雪之死得可憐。

次早，飽餐畢，父子穿上公服，上轎來到劉府。早有劉家家將瞭望，報進後堂，來見太郡母子曰：「孟尚書父子來了！」太郡謂奎璧曰：「你可去與禮迎接，若有甚言，待為娘的與他理論。」奎璧有些肝膽，忙令大開中門，自己奔出府來，到孟公轎前作揖曰：「小婿不知岳父同大舅駕到，有失迎接，望乞恕罪。」孟公以手一招曰：「賢婿免禮。」奎璧讓二轎來到後庭下轎，請孟公坐在上面，自己與孟嘉齡在兩旁坐下。茶畢，孟公怒容滿面，問曰：「小女如何投水，身何在？」奎璧乃將前事重說，曰：「小婿額角現有刀痕。」孟士元厲聲曰：「小女既是不願，便不肯嫁，若是投水，你當撈起屍身還我。看來明是你醉後說起往日奪婚之事，小女羞愧，惡言回答，觸你怒氣，或是殺死踢死，因此滅了身屍，詐言投水無屍，復把額角裝出傷痕，以圖脫罪。你恃國舅貴戚，但殺命滅屍，亦當償還我女的性命！」劉奎璧被他說得無言可答。顧太郡立在屏後，一時怒發，上堂對孟士元曰：「親翁請坐，有話請教。」孟士元答禮曰：「太郡請坐。」孟嘉齡、劉奎璧坐在兩旁。太郡面帶怒容，對孟士元曰：「小兒與令嫂結為姻親，未嘗有辱令媛。親翁卻教令媛帶刀行刺，幸而小兒眼快，方得無害性命。今爾父子卻來爭鬧，我堂堂侯門，難受此凌辱！」回顧家將，速請祁相來公議。士元曰：「極好，只怕祁丞相亦不能教我勿討人命。」

且說祁相在公館早知孟小姐行刺投水之事。祁相已聞秦布政說知劉奎璧放火燒小春庭事情，今聞此報，暗贊孟小姐節烈，死得有名，又料孟士元不願，必乘此往劉府吵索人命，即上轎欲到劉府，拾遇劉府家將。家將慌忙下馬，向前拜見，方把孟士元父子在府吵鬧十天郡拜請太師前往說知。祁相曰：「汝可回報，我隨即前來。」劉家人上馬回去。祁相來到劉府，劉奎璧出府迎接祁相，下轎請進。孟士元父子、顧太郡降階迎接。方上堂，未及放禮，孟士元訴說曰：「必是劉奎璧誇稱奪婚勢力，女兒懷慚，惡言回答，奎璧恃勢殺人滅屍，務要劉奎璧償命方休！」顧太郡亦說：「孟士元教女行刺不遂，畏罪投水，孟尚書反來吵索人命。求丞相作主。」孟士元怒曰：「若不願，便不出嫁，雖係投水，亦當屍身發還。明是滅屍絕跡，求丞相定奪。」兩下喧鬧不休。祁相只是微笑不答，候兩面喧嚷稍息，方說曰：「老夫已略知列位前情，當據實而言。孟公既遣女出嫁，焉有教女行刺之理，但劉國舅莫道奉旨賜婚，縱是當權大臣，亦無新婚入門，未曾同牀，無故殺妻，此誠直古及今所未有之奇聞。況國舅為愛孟小姐姿色，特奏賜婚，怎肯逞凶殺死令媛？看來必是孟氏恥於重婚，奈迫於君命父命，不得已出嫁，心中不願，私自帶刀，為夫報仇，實欲刺死劉國舅，以雪其恨。今國舅不死，孟氏必含怨九泉。依老夫愚見，二位係同朝之臣，不必爭論，待截奏主，著此地有司建立節義牌坊，旌表孟氏節烈，此乃至當不易之論。若不聽從，就使奏請朝廷，諒亦如是處置，斷無別種律例。未知二位肯從否？」顧太郡曰：「教女行刺不遂，又來爭鬧侯門，務使小兒面奏方休。」孟士元怒曰：「殺人滅屍，裝傷脫罪，我亦要奏主方休。」祁相曰：「既欲面君，重公父子假期已滿多日：便可同老夫進京，若何？」奎璧與士元父子忙齊聲曰：「元相說得極是，未知太師幾時回京？我等同往公館伺候，一同起程。」祁相曰：「本月初六乃黃道吉日，即可動身。」就拱手作別上轎，劉奎璧送出。

且說孟士元父子回府，進後堂，韓夫人同蘇大娘齊問索命事件若何，孟士元含笑而言曰：「方才鬧得暢快。」遂說明前事，今且勿論，候初六日起程，家眷後日再搬進京。夫人稱是。父子二人即備行李。不覺初六忽已到了。一早，父子帶了十名家人，押了行李入城，即進了祁公館，見禮坐下。茶畢，祁相、孟公父子上轎，劉奎璧上馬，放起數聲大炮出城，合府文武官員備酒饌行。

且說當日蘇映雪投水，夜叉水卒托出大江，恰遇一隻家眷官船前來。按此官姓梁名鑒，字爾明，年約五旬有餘，由二甲進士出身，妻景氏；夫妻相得，並未娶妾，子振磷，官拜禮部侍郎，已有妻子。梁鑒在十年前即升吏部尚書，自四年之前，謂景夫人曰：「我自出仕以來，矢志清廉，今居吏部天官，欲再升擢，就是首相，能得拜相，心願方足。今已數年未得升遷，心已灰冷。夫人可先回鄉照管產業，我再候數年，若不得相，亦欲辭官返裡，以養天年。」景氏聽從，即便回鄉。近因右相孫從文病故，成宗即拜梁鑒對右丞相。梁相心感帝恩，又兼精神壯健，欲再仕數年，以答聖恩，故催夫人進京相伴。景氏即由水路進京。是夜路過貴州水面，夜叉水卒托住，船不能進。搗公囑令水手點火照看，莫非船隻擱淺，故不能行，水手忙點起火一看，吶喊道：「原有一女屍托住，故而難行。」又一水手曰：「這女屍面不改色，看似未死。」眾水手曰：「管他死也不死，只把屍推開，船好起行。」爭論之聲，早驚艙中景夫人了，急令女婢出阻曰：「夫人吩咐，既尚未死，不可動手，待夫人來親自一看。」水手聽命，夫人同女婢到船頭細看，眾婢曰：「不但氣尚未絕，而且容貌美麗。」夫人自道正是。快叫水手撈起救活為妙，皆有重賞。眾水手將屍撈起，我

上。夫人上前摸著心窩尚熱，口內尚有常息，忙喚女婢扶入船中，取乾衣服替他換下；一面速煎薑湯來救。不須臾，只見手足略動，兩眼微開；再停一會，便翻身叫曰：「奴好苦呀？」眾婢喜笑曰：「回魂了！」蘇映雪聞聲，如夢中驚醒，睜開兩目，但見燈火輝耀，十分驚惶，忙起身來，只覺身立不住，又不知在何處地方，便驚問曰：「奴家自甘一死，多蒙救命回身，當效犬馬之報。」景夫人見其動止端莊，心中駭然，即令女婢移椅，教他坐下細談。映雪曰：「妻甘一死，不知列位中何人救我性命呢？」眾婢答曰：「是你的造化，我家夫人救你的，那上坐的即是。你快去拜謝救命之恩。」蘇映雪上前一看，見夫人年約五旬光景，忙下跪曰：「賤妾甘死，多謝救命回生。」夫人命坐。映雪曰：「夫人在上，妾理當侍立，焉敢就坐。」夫人曰：「坐了好說話，不必固執。」映雪便在旁坐，女婢獻茶。夫人問曰：「你是何方人氏？誰家女子？何故自甘投水尋死？」映雪曰：「是雲南省覃州府昆明縣人氏，父名小泉，讀書未就，早亡，母杜氏撫養成人，取名映雪，今年方十六。有一胞兄，名天祿，遊蕩無成，將奴家賣與勢豪鄭鯨為妾。奴不願為妾，尚在家自盡，又恐鄭鯨欺我母親寡弱，復向家兄討回禮銀，故侯嫁到鄭家，乘其不備，投昆明池中盡節。」言訖，淚下不止。夫人聞言感歎曰：「依你所言，真是可憐之極。我欲差人送你回家，鄭鯨必向汝母兄討人。老身實對你說，老身景氏，我夫梁鑿，當朝宰相也，原係貴州大理府太和縣人氏。小兒梁振謎，夫婦已往江南為巡撫。老身現在進京，正為侍奉拙夫。只有一女，名丹華，嫁在貴錫，面貌恰與爾相仿。今念爾是一節女，愚意欲認爾為義女，未知爾心中如何？」蘇映雪大喜曰：「此乃貴人提拔，世上難得，但恐福薄命苦，難以消受。」夫人曰：「爾是貞節可敬，不必過謙。」蘇映雪叩頭不已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龍鳳再生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